

对殖民主义的审判

雅克·阿尔诺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Jacques Arnault
PROCÈS DU COLONIALISME
Collection Les essais de la Nouvelle Critique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8

根据法国社会出版社 1958 年 4 月版譯出

对殖民主义的审判

〔法〕雅克·阿尔諾著

岳 进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65 元

1962 年 6 月第一版 1962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5 $\frac{3}{8}$ · 字数 124,000

統一书号 3003 · 524

目 录

前言.....	1
导論.....	2

第一編 殖民侵略的各个阶段

第一章 开端.....	12
香料之路	12
寻求黄金	14
葡萄牙	16
西班牙	18
神話与现实	19
手段	22
第二章 扩张.....	26
殖民公司	26
單边交易	29
扩张与对立	31
第三章 瓜分世界.....	32
瓜分世界	34
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	36
政治領袖与殖民侵略活动	37
殖民主义手段	42
美国	44

第四章 初步总结	49
概論	50
美洲	53
非洲	56
奴隶买卖	59
欧洲人涌进非洲	62
印度与印度尼西亚.....	65
中国	69
比較	72
大洋洲	72
全面总结	73
文明?	76
廢除奴隶制	79
殖民侵略的“双重使命”	81

第二編 国家的誕生

第一章 各族人民的抵抗	84
不断的抵抗	85
民族的要求	88
第二章 动摇	92
十月革命	93
打开了缺口	96
学說的胜利	97
第三章 爭取解放	102
中国革命	104
崩溃	106
形式上的独立	108
“另一种制度”	111
新的关系	113

斗争的条件变了	115
---------------	-----

第三編 学 說

第一章 教会的学說	118
-----------------	-----

維托里阿的学說	118
---------------	-----

晚近作家对維托里阿理論的套用	121
----------------------	-----

教会的举动	124
-------------	-----

信徒們的意願	128
--------------	-----

矛盾	130
----------	-----

第二章 激进主义	133
----------------	-----

阿尔伯·薩罗的論点	134
-----------------	-----

經驗主义	137
------------	-----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	139
------------------	-----

1917 年以前	139
----------------	-----

“諒解及同情”	140
---------------	-----

轉折点	143
-----------	-----

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落后	146
-------------------	-----

第四章 共产主义	151
----------------	-----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51
-----------------	-----

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	153
------------------	-----

被压迫民族和宗主国的人民	156
--------------------	-----

能不能又分离又团结?	159
------------------	-----

鉴別的标准	162
-------------	-----

譯后記	164
-----------	-----

前 言

本書的編写，是对于殖民問題进行了双重参証核对的結果。我曾任法兰西联邦議會議員五年，我把在任期中所見到的海外现实，与法国一般人对殖民問題的看法，核对一下，远不符合。在任期屆滿以后，我又从事教育工作，而一个教員应当介紹的关于殖民問題的說法，又与我所察覺的现实，大有出入。因此，我起意編写本書。

对埃及^①的侵略，阿尔及利亞战事的綿延，以及这两件事在法国輿論中所曾引起的而現在还引起的爭論，使我数年前的腹稿，得于今日問世。

无疑地，历史本身就曾担起过审判殖民主义的任务——而目前則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在完成。然而，正确或不正确地闡述历史事件与历史演变情况，会加速或延緩历史的进程，会有助于历史的和平發展，或者会引起战争。因此，希望讀者把这本“对殖民主义的审判”看作是打算澄清我們时代所要求解决的各种問題的一个尝试。希望別的人能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替这本目前仅仅是初稿的書增添丰茂的文笔，从而弥补由于本書篇幅有限与作者决心写这本书时的倉促所引起的无法避免的遺漏。

作者的初衷是希望在当前动蕩的时代里，能有助于促成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如果更恰当地說，是促进他們之間的友誼。

雅·阿尔諾

導 論

殖民主义已經死亡了嗎？人們正从各个方面来証实这一点。法国政府最近却使議會通过了一项法律，断言被吞并了的阿尔及利亞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組成部分，但沒有規定要就这一点征詢有关人民的意見。被視為强盛的国家的議員就这样作出了决定，要一个被視為較弱小的国家的人民永远受他們支配。“根本法”^①就是强者的法律；它的目的是調整，而不是消除阿尔及利亞的殖民地地位。殖民主义並沒有死亡。

在法国右派輿論中，殖民主义並沒有死亡，这些輿論的代表人物一听人們提到建議中的調整，便大發雷霆。左派怎么样呢？在法国，对殖民地人民所采取的态度，长期以来就是划分政治派別的一个因素。左派的一部分贊同“根本法”。另一部分則不贊成。不贊成“根本法”的这一部分人本身，是否全都一点也不沾殖民主义的边呢？

最近出版了两本关于殖民地情况的著作，一本是現任印度駐巴黎大使潘尼迦先生写的，另一本是突尼斯作家芒米先生写的^②。在書中，两位作者如实地写出了他們亲身經歷过的，或者他們本国的人民在历史上所共同感受到的殖民地处境。

① “根本法”(Loi Cadre)，是法国政府妄圖用“改革”的幌子来削弱其非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維持其殖民統治的一种法律。它包括：(一)海外領地根本法，1956年6月23日制定，規定授权政府在法国海外領地部所屬的領地实行所謂“改革”。1957年4月4日法国又頒布了“根本法”实施法令，給予海外領地以“地方自治”；(二)阿尔及利亞“根本法”，1958年1月31日法国国民議會三讀通过，規定在阿尔及利亞实行一种“分区自治”的所謂“政治改革”。——譯者

这两本书都公正而且基本上真实地叙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在亚洲，以及七十多年来在突尼斯所形成的局势。无论如何，这两本书提供了有益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问题。

左派天主教徒貝根先生(A. Béguin)在去世前不久，为潘尼迦先生的书作了序。沃薩尔先生(Vaussard)在自由派日报“世界报”上为芒米先生的书作了介绍。

潘尼迦先生和芒米先生两人的共同点，只在于他们过去都是殖民地的人，都热烈关心本民族。此外，潘尼迦先生是“公务繁忙”的政治家，印度国大党的有名望的党员，而芒米先生则自安于当一个提供证据的作家(他本人就特意提到这一点：“我的书并不是一部战斗的著作”)。然而，他们的不幸遭遇却是完全相同的。貝根先生写道：“潘尼迦先生之所以出来作证，因为他是一个亚洲人，这位亚洲人讲的话里边，欧洲的惯用语和他出生地的惯用语已完全融合在一起。……不论是亚洲人也好，我们也好，都不应该埋怨欧洲式的教育会培养出一批将来要推翻殖民势力的人。”^② 摩里斯·沃薩尔先生写道：“芒米先生首先以他本人为例，证明法国文化完全可以……在世界各个角落，和在所有人种中传播。”潘尼迦先生和芒米先生都认为殖民主义暴行阻碍了而不是加速了他们的国家取得自治的进程。他们一提出这种意见，就立刻遭到了同样的攻击。沃薩尔先生回答说：“这种说法纯属假想”，貝根先生回

② 潘尼迦著：“亚洲与西方的统治”(M. Panikkar, *L'Asie et la domination occidentale*)，瑟伊出版社1957年巴黎版。(按：原著“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出版于1953年，这里指法文译本。——译者)

芒米著：“殖民地人的画像”(A. Memmi, *Portrait du colonisé*)，其前一部份为“殖民主义者的画像”(Portrait du colonisateur)，科内阿出版社1957年巴黎版。

③ 本文重点以及下文的重点除另有说明者外，一般均系作者所加。

答說：“在历史問題上，我們別相信假設的東西。”

我們以後會明白在這一點上誰說對了，是昔日殖民地的人，還是宗主國的辯護士；但是人們能否肯定這些“左”派對潘尼迦和芒米先生的反駁沒有沾染上一點兒殖民主義的氣味呢？當然不能。這些“左”派人物很難遏制自己的怒火：不許提“這種看法”，而且無論如何也不該由“你們”來提。……早就有人提醒潘尼迦先生和芒米先生，叫他們記住還有負於“我們”。“左”派的人物雖然也在揭露殖民主義，但如果他們發現這類揭露是出於殖民地人，卻會怒髮沖冠的。

當迈盧札大屠殺事件的^①消息傳來時，一部分“左”派人物當時的反應怎樣呢？不由分說，干脆接受這種論點：阿爾及利亞抵抗運動應對這次屠殺事件負責。這些“左”派人物用最劇烈的言詞責令阿爾及利亞抵抗運動提出無可爭辯的證據，以證明它是清白無辜的，而迈盧札被法軍占領以後，又確實無法提供這種證據。人們會不會說：提出這種要求是因為受到一部分在這種場合下特別敏感的輿論的壓力？即令如此，也仍然是反殖民主義立場不堅定的一種表現。

最近在殖民主義的詞彙表裏出現了一個新術語：“非殖民地化”。這個術語會是“左”派分子的術語嗎？我們曾經搞過“殖民地化”，現在我們搞“非殖民地化”——“殖民地化”也罷，“非殖民地化”也罷，主動權反正仍舊操在殖民主義者手中。歸根結底，“非殖民地化”無非是使“殖民地化”神聖化。而且它會使人們忘掉基本的事實：人民在爭取他們自由的鬥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要是一個殖民地的人寧願用“非殖民地化”的字眼，而不用“解放”或“獨立”的字眼，那是他和他的人之間的事；要是宗主國的公民這樣做，那他就是站在殖民主義者一邊了。不過，有一個名叫艾哈默德·本·薩拉的突尼斯人，

① 迈盧札 (Mélouza) 是阿爾及利亞東部一村鎮名。——譯者

一使用了这个术语(“殖民地化与非殖民地化构成一个从未破裂过的循环;在这方面,可以说这是永恒的,不断地周而复始的现象”。^①),他的一篇被称为“杰作”的文章,立刻就在了一本“左”派的周刊^②和一本“左”派的杂志上^③转载了。

莫大的欺騙

这是不是說刚才談的那些“左”派人物是殖民主义者呢?
绝对不是!

我們这些現在活着的人都會受到过如何成为宗主国公民的教育。殖民主义勾当在法国一直遭到坚决的反对,特別在1848年以后。总得替这种勾当找些說得过去的理由才好;久而久之,用来安定人心和封住反对派的嘴巴的各种論据終于被磨煉潤飾得面面俱到了。

这些年来,耍了各种花招来欺騙人。埃·特尔逊先生在他所著“法国殖民侵略史”^④一書中正确地指出一些历史学家在动脑筋美化殖民主义勾当。他写道:“許多历史学家为了給法国殖民主义勾当配上高貴的身份,便把法国殖民侵略的根源追溯到遙远的过去。”查理曼和十字軍便是人們攀援的对象。如果把殖民主义勾当說成是起源于混沌初开的蛮荒时期,責任就会冲淡一些。所以,阿諾托院士便說过:“殖民,乃是所有人类社会的需要。离开本土,远适他乡,乃是人类祖輩的非常自然的渴望。他們站立起来,叩問蒼天,以便一群群的迁徙到远方去。第一个殖民者乃是人类的第一个子女;他的第一步帶着他离开了他的出生地,他那到处流浪的行程使他

① “神灵”杂志(L'Esprit), 1957年6月第6期。

② “观察家”(L'Observateur), 1957年6月第369期。

③ “社会主义評論”(La Revue socialiste), 第109期。

④ E. Tersen,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1950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迈步在宇宙还是松软的土地上。”^①

同样为了美化的目的，人们狂热地宣扬什么“殖民天才”和“种族特长”。儒勒·费里写道：“殖民天才是由果敢和自信构成的。”^②阿·萨罗先生写道：“法国人是利他主义者，他需要惠于人，也要自惠，他需要发出光芒，普照大地，他相信他的光芒能够为运气差的，痛苦地蹒跚着的那些种族照耀道路。法国人具有堂·吉珂德的精神……。这种人道主义的气魄随着时间的前进，像一根连绵不断的金线在我们海外的丰功伟绩的锦绣上闪闪发光。”

“殖民天才”也罢，“种族特长”也罢，都不能解释葡萄牙人，随后西班牙人，怎样会首先在十五世纪投身于殖民主义侵略事业，也不能解释“天才”怎样会抛弃了他们，跑到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那边去，又怎样在三百五十年以后跑到德国人、意大利人那边去。天才可真是背信弃义的东西。

殖民主义与教育

法国殖民侵略勾当无疑地要大大归功于儒勒·费里。倒不完全是因为他曾负责领导过殖民侵略，而是因为按照传统，他同时被认为是公立学校的缔造者。对法国全体中小學生来说，

① 阿诺托著，“法兰西殖民帝国”（Gabriel Hanoteaux, L'empire colonial français），阿尔伯·萨罗（Albert Sarraut）引证在“殖民的偉大与奴役”（Grandeur et servitude coloniale）一书中，萨吉戴尔出版社1931年巴黎版，第31页。

② 见儒勒·费里著，“阿尔及利亚总督府”（Jules Ferry, Le gouvernement de l'Algérie），1892年巴黎版，第8页。

我很难克制自己不引出下面一段：

“对于这些阿尔及利亚的英勇的葡萄种植者来说，需要有非凡的勇敢与自信心，这样他们才能在备受高利贷剥削与葡萄虫害的打击下，向任何有可耕地与道路的地方不停地扩展这些——长排——长排绿色的葡萄树……就好像他们急于要用植物中最具有法国风味的植物来巩固法兰西对非洲土地的和平而永恒的占有。”

第三共和国做了以下几件事：“国民教育，社会立法和殖民帝国”。公立学校的、世俗学校的与义务教育的缔造者长久地影响着后代人。人们认为，儒勒·费里既能在巴黎把事情（教育）办好，就不会在东京^①（殖民地）把事情办糟。国民教育与殖民侵略只不过是反映同一需要的两个方面：在先进国家全体劳动阶级中普及基础知识，并保证在落后国家中获得原料产地与市场，这两者是符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工业家与银行家的迫切需要的。

他们之所以在教育上不惜工本，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国民教育所偿还的债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血本。每年有成百万册教科书通过具体的形象，来传播美化殖民主义的思想，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阿尔及尔藩王的扇子事件^②、阿布德-艾尔-喀德尔^③全家及侍从被俘事件、阿拉伯人的背信弃义、布若老头的帽子^④、“黑旗军”^⑤与黄河的盗寇、我们传教士的被刺杀、

① 1884年，越南王室被迫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以后，法国将越南划分为东京（在今越南北部）、安南、交趾支那三部分，建立殖民政权。

——译者

② 阿尔及利亚曾供应法国大量谷物，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但付款时间拖得很长，1819年法国政府并不承认阿尔及尔藩王的债权。在这件事情上，藩王深恶法国领事德瓦尔玩弄他，1826年要求召回德瓦尔，而在德瓦尔来见时，又被德瓦尔的傲慢态度所激怒，用大团扇打了德瓦尔一下。三年以后，即1830年，法国为了夺取市场和原料产地，出兵征服阿尔及利亚，便利用这事作借口，并歪曲事实真相，说这是对法国的“严重侮辱”。——译者

③ 阿布德-艾尔-喀德尔(Abd-el-kader, 1807—1888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1832年到1847年曾领导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军，多次得胜。1843年他的全家被法军俘虏。——译者

④ 布若(Bugeaud de la Picomerie, 1784—1849年)，法国元帅，曾多次率兵侵略非洲，1840年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老头是当时士兵对他的称呼。有一次他正在营房里睡觉，忽听报告说有敌人来袭，他慌慌张张披起军装出营，却忘了带军帽，仍带着睡帽，因而传为笑柄。——译者

⑤ 越南人民反对侵略的部队(1883—1885年)。——译者

薩伏良·德·勃腊扎^①的旗子、非洲嗜血的小君王与阴險的伯韓贊^②，所有这些都还留在人們记忆里。最幼稚的說法往往是最能毒害人的。

但是，阿尔及尔藩王的驅蝇事件^③發生在1827年，而討伐阿尔及尔則在1830年；黄河或別处的“盜寇”实际上是在捍衛他們的祖国；非洲人不信任白种人，是因为三百年来非洲人民一直遭到捕杀，数千万黑人被拐去当奴隶，这些事实有誰曾經向人們指出过呢？

人們本来确实可以編輯一本供青少年閱讀的殖民史选集。我們暫且看看灌輸給成年人的的是些什么东西吧。为了說明駐阿尔及利亞法軍的使命，国防部長不用“維持秩序”的字眼，因为它会喚起一些无益的回忆，而硬要換上“綏靖”的字眼。只要他需要，就可以在他的历史書里找到材料：“利奧太(Lyautey)亲自綏靖摩洛哥”^④；在突尼斯，“綏靖之功完成于开洛恩城下”^⑤；“在塔那那利佛城陷落以后，加列尼將軍(Gallieni)就着手綏靖全部国土”。^⑥

当政府首脑断言法国与阿尔及利亞之間的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性質时，他就求助于他的地理書：“这番努力已使我們付出諾大的牺牲，以至它已构成法国与我国海外領地間不可

① 勃腊扎(Savorgnan de Brazza, 1852—1905年)，法国殖民主义者，曾侵佔剛果的一部分。——譯者

② 伯韓贊(Béhanzin, 1844—1906年)，达荷美的国王，1894年被法国人逮捕。——譯者

③ 即前述扇子事件，因有人說当时阿尔及尔藩王并不是打法国領事，而是为了驅除蒼蝇而揮动扇子的。——譯者

④ 肖朗热夫妇編：“初級讀本”，德拉格腊佛出版社，印行二十九万份。

⑤ 佩索納、巴洛与馬尔克合編：“中級讀本”，阿·科兰出版社，1953年巴黎版。

⑥ 同上書。

分割的联系，我們現在把这些海外領地就当作我們本土的行省。”^①

苏斯戴尔先生在他所著“一个知識分子的来信”中写道：“研究目前局势是否由于我們这一方或另一方的侵略所挑起的，那并不是一件荒謬的事……”，“侵略一向来自我們的敌人，而我們的行动則总是自衛性質的”；他这是在逐字逐句重复馬来(Malet)和伊扎克(Isaac)的話：“七月王朝期間，我們曾經考虑从阿尔及利亞撤退。但正是这帮土著居民他們自己向我們进攻，才迫使我们法国人逐步征服这个国家的后一部分。”要不就是“中級历史教程”(博納編著)里的話：“阿拉伯人进攻了，我們的士兵为了保衛港口被迫采取征服的行动。”或者是已引証过的肖朗热夫妇編的那本初級历史讀本里的話：“我們的士兵飽受炎热与口渴之苦，而阿拉伯人常向他們进行突然的襲击。”

当一个年青的士兵和公民要来考虑阿尔及利亞問題时，他們从七岁到十四岁年复一年地在学校里听到的这些論調，便会起严重的影响。七年期間，学校教科書^②都說法国之所以要投身于殖民事业，只是为了排解糾紛，保护弱者，維護和平^③；又說这种行为符合人民的意願^④，同时又有助于促进国

① 居恩与沃朱夫合編：“供升學考試用地理書”。德拉格腊佛出版社1949年版。

② 本文所引用的教科書均系巴黎市各公立学校目前所采用的。

③ 突尼斯：“成群的匪徒从突尼斯进入阿尔及利亞并橫加蹂躪。儒勒·費里当时任部長，法国派遣軍隊到突尼斯，把突尼斯置于它的保护之下。”E·博納編，九年級教科書。

交趾支那：“既然法国傳教士在交趾支那受到迫害，我們的艦队便占領了西貢。”同上引書，佩索納編。

东京，“加列尼……赴东京，因为在那里海盜实行恐怖統治。不到兩年，他便恢复了和平”。同上引書，肖朗热夫妇編。

馬达加斯加：“……接着就是馬达加斯加了。法国人在那里总是遭到攻击与屠杀。”E·佩索納則認為是“腊納瓦洛女王虐待了商人。”

家的强盛^⑤。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們怎么还能不被迷惑呢？这些人成年以后，当生活使他們与现实有所接触的时候，他們思想上的混乱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为土著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但他們是多么忘恩負义啊！^⑥

当这些“土著”起来反抗时，人們就自然而然地产生联想：越南的“叛乱分子”令人想起“黑旗軍”，阿尔及利亞的“叛逆分子”是“古时阿一突边境掠夺成性的克魯米尔部落”的后裔，而“納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时那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嘲笑”，簡直和阿尔及尔藩王的扇子事件时荣誉之被蹂躪一事是一脉相承的，荣誉既然受到损伤，当然要求赔偿。

为了侵略勾当的需要，一些被人遺忘了的老一套办法都被粉刷新；埃比那勒的画像^⑦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又兴盛起来。一切似乎是沉睡在人們心灵深处的东西都被利用起来：种族歧視，排外情緒，沙文主义，西方与基督教国家……。

在殖民地問題上欺騙人可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目前

达荷美：“一位凶悍的小皇帝伯韓贊在統治达荷美，因而被征服。”貝納尔与勒东編，納当出版社1958年第51版。法屬西非：“从西非赶走了殘酷的君主。”同上引書，E·佩索納編。

苏丹：“常有人在掠夺別人，故不断發生戰爭。加列尼平息了戰爭。”同上引書，肖朗热夫編。

摩洛哥：“法国进入阿尔及利亞后，希望它的邻国的秩序得以建立。摩洛哥的安宁就是阿尔及利亞的安宁。但这希望并未实现。”同上引書，佩索納編。

④ “法國人和其他歐洲人一样希望得到殖民地。”同上引書，E·博納編。

⑤ “苏丹、东京、馬达加斯加之成为法国的国土，要归功于加列尼將軍……。利奧太元帥为法國爭得了摩洛哥……。而突尼斯与印度支那之成为法国的国土要归功于儒勒·費里。”同上引書，肖朗热夫編。

⑥ “我們殖民帝国所以能做出貢獻，要多亏費代伯(Faidherbe)、加列尼、利奧太这些行政長官。他們是綏靖者，組織者，他們有医疗設備，会治病救人，会搞建設，办教育，創造財富，而并不剝奪土著人民的土地。”同上引書，E·佩索納編。

⑦ 埃比那勒是法国孚日省首府，以产画像著称。——譯者

它表现为大量财富化为灰烬，无数人丧失生命。仅仅从1945年以来，该由我们承担责任的牺牲者，在君士坦丁堡^①就达四万人，越南达两万人，马达加斯加达九万人。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黑非洲牺牲多少人呢？还有在阿尔及利亚四年来牺牲多少人呢？

因此，回顾一下殖民侵略的历史，剥掉它身上那些唯心主义的装饰品；试图总结一下它的历史，研究一下几百年来被压迫人民是怎样对付侵略者的，分析一下被压迫人民所提出的要求的新的性质；考察殖民地处境使之产生的主要的心理状况，从而确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现实的前提，将是有益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被奴役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代，而我们这一代正是他们质问的对象。

① 在阿尔及利亚。——译者

第一編 殖民侵略的各个阶段

第一章 开 端

十五世紀末，由于双重需要，产生了殖民主义掠夺。

香 料 之 路

很久以来，东西方之間就有重要的貿易往来，十字軍的远征对扩大这种貿易往来曾有所貢獻。人們所謂的“香料”，自从七世紀傳入欧洲以来，消費量显著增長。狂热追求“香料”的情况，实在令人惊讶。而“香料”这个名詞，当时不仅仅指胡椒与肉桂；除烹調与制藥用的香料外，它还包括能提供染料、香料或者具有工业用途的外来物品。除了确屬香料的胡椒、生薑、肉桂、丁香，加上大馬士革和干地亞(Candie)的糖之外，还有一系列制藥用品都称为香料，諸如印度或埃及的甘蔗，波斯的甜菜汁(manne)，印度的干果，叙利亞的泻藥草，苏門答腊的樟腦，中国的五倍子核，埃及的鴉片与罌粟，小亞細亞的紫云英树胶。

上述藥品还不是欧洲需要从东方輸入的全部产品。欧洲需要購買小亞細亞的明矾来硝制皮革，叙利亞的氫氧化鉀来制造肥皂，远东的深紅色树胶；用亞美尼亞的赭色种子制的洋紅，用叙利亞或阿拉伯半島的茜紅，巴西、印度或錫兰的树木制成的紅色染料，巴格达、科罗曼德耳沿岸或孟加拉灣的靛青染料；地中海东岸地区或印度的郁金粉或阿拉伯半島的指甲花所制成的黃色染料，这些染料是西方染織业所需要的。香